

以文化阐释为路径的中医药文化传播

王小燕,梅之凌

(福建中医药大学,福建福州 350122)

[摘要]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形式多样,路径众多,而中医药文化翻译和中医药文化阐释当属最为重要的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路径。但是中医药文化翻译不等同于中医药文化阐释。中医药文化阐释跨越了中医学科的学术和学科框架,是更有广度、更加丰富,更为生动、更为宽泛的深描述,其在实际的跨文化交际中可能比中医翻译更具有传播性能和交际性能。培养中医专业学生中医药文化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应该谨防陷入“唯外国语言学习至上”的漩涡,只有做好中医药文化知识的系统学习,并且树立中医药文化自信才能做好中医药文化传播。

[关键词]翻译;中医药文化;跨文化交际;中医药文化阐释;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 G122+R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711X(2025)15-0122-03

doi:10.3969/j.issn.2096-711X.2025.15.041

[本刊网址] <http://www.hbxb.net>

前言

当今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交流日益频繁。现如今,全球新冠病毒疫情肆虐,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酷考验。在这样的大灾难面前,没有任何国家和个人能够走出疫情的破坏性大影响。所以,全人类一起,正面临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挑战,也有随之而来的机遇。基于这样的现实,科技共享、人文杂糅、医学难题共同研发、创新成果全球共享已然成为发展趋势。中医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疗效显著,广受赞誉。所以,中医和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有其历史使命,也成了必然趋势。中医的对外传播和发展不仅仅是中国政府、中医学术团体、中医院校、中医医生、中医译者等各个方面努力推进使然,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客观现实需求的结果。但是中医药文化如何更好地传播去服务更多的人类群体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就必然面临跨文化交际问题。关于培养学生中医药文化跨文化交际能力,有人认为具备跨文化交际知识就能做好中医药文化的传播。这样的想法忽视了中医药文化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也轻视了中医药文化对外交际的艰巨性。也有人认为中医药文化的阐释能力等同于对中医药文化的翻译能力。这样的想法把中医药文化传播局限于语言层面进行研究,而忽视了中医药文化阐释这一重要手段。

一、中医药文化阐释

“文化”何意?《周易·贲卦·彖传》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的最大作用是教化天下。而在跨文化交际层面的中医药文化之作用即跨越“我”,“他”文化不同所带来的屏障壁垒,以中医药之效用服务更多的人类社会群体。跨文化交际遇到“文化不同”,“语言各异”之情况,必然面临对文化阐释任务。那么,什么是阐释?阐释,是一个赋予事物意义和理解体验的创造性过程。文化阐释学者克里德福·格兹认为文化阐释是深描述,在这个过程中解释者从“该文化成员”的角度描述文化实践与体验,与此相对应的是浅描述——只描述人们行为类型不顾其对该成员本身的意义的行为。把阐释学纳入中医药文化交流的考虑范畴是一个有意义、有效用的尝试,因为“阐释学不是圈定一块‘闲人

免人’的领地,而是为所有学科提供一个新的观察角度,一种新的关注中心。”

笔者认为文化阐释行为指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就某一文化概念和某一文化现象不仅能够使用专业术语,也能够使用社会性交际语言对之进行阐明,这其中也可使用除语言外的其他交流手段,最终能够把文化传达出去的行为。文化阐释不等同于文化翻译。文化阐释能力,包含了翻译能力,但不局限于翻译能力,当某个专业术语无法翻译出其准确对应的目的语表达时,可以跳出专业知识框架,用通俗的、社会性的语言对之进行深描述、阐释、说明,也可以借助图片、影像、音频、案例、动作等其他手段对其进行描述。关于文化翻译与文化阐释的关系,王宁教授在其著作《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与翻译研究》指出翻译和阐释均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指出并非所有的阐释都是翻译,只有那些“基于原文进行的有限度的阐释和再现,才能被称为翻译”。“任何过度的阐释都不能算是翻译。”从文化角度来看,文学和其他文化形式的翻译都被视为跨文化阐释,但仅仅忠于字面意思的翻译就不是跨文化阐释。跨文化阐释行为常常无法躲避译者的历史客观存在,译作是否体现了作者的真实意图,常常是一个仁智各异的问题。

在2005年8月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化分会首次明确了“中医药文化”的定义,即“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体现中医药本质与特色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中医药文化是中医药学内在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外在的行为规范、器物形象的总和。中医药文化内涵深邃,外延广泛,其复杂性可想而知。致力于中医药文化传播的仁人志士,常常踌躇满志,高度重视对中医药文化的翻译工作。相较于中医名词术语翻译的专业性,笔者认为中医药文化的阐释则更为重要。因为术语的翻译和使用大都发生在或者运用于行业内的教学、学术会议、论文发表以及学术交流等。而跨出行业后,跨文化交际更多发生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更具广度,此时使用阐释性的社会性语言更能助力跨文化交际顺利进行,也能使中医药文化跨出行业的框架,走进“寻常百姓家”。就此而论,仅专业术语翻译似乎没有阐释行为更具有交际性和传播性功能。

收稿日期:2024-10-25

基金项目:本文系福建中医药大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专项项目“基于文化自信视域下的跨文化交际课程建设”(项目编号: XJJGK2142)。

作者简介:王小燕(1980—),女,福建中医药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中医翻译研究。

很多情况下,某些专业词汇的阐释性表述不但能表征其内涵,且常常全面、生动展示了其外延。而标准化术语翻译的确定性、唯一性和权威性往往会扁平化、单一化其概念,也会扼杀其走向外延解释的必要性。中医名词术语的翻译也存在着意见不一致的时候,而此时中医药文化阐释行为则可以消解这一矛盾。

欧根·维斯特(Eugen Wüster)认为:“众所周知,术语与概念之间的单义性是普通术语学的理想模式,对于消除专门语言交际中的歧义现象,单义性显然是必要的。”但是对术语的阐释性行为必然会消解其单义性的本质。翻译力求简洁和效率,而阐释力求达意和丰富。中医翻译和中医阐释有其交叉重合,因为跨文化的阐释行为必定实在语言翻译的基础上进行的,不同的是,这里的翻译行为不要求达到语言学层面的“尽善尽美”;而中医翻译过程必定存在着阐释行为,但是其阐释行为因为翻译原则“练达”的考虑,不能尽情演绎。

二、中医药文化翻译与阐释

为了让学生们具备跨文化交际技能,很多高校都开设了跨文化交际的课程,中医院校也不例外,这样的课程设置旨在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的能力。目前,一般而言,跨文化交际课程是针对两类学生开设。第一类是外语专业的中国学生,或者非外语专业类学生的外语通识课,学生群体也是中国学生。为了让他们了解所学外语的外国语言文化,这类教材大都以外国语言编写,教材以外国文化的书写和介绍为主。如,英语专业的学生和普通高校的英语通识课常常使用英语语言编写的跨文化教材。这类教材大都以英语语言国家的历史、文化、习俗等为内容。中国文化在这类书籍教材中的占比少之又少。另外一类教材是针对在华的外国留学生,或者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人群所编写的跨文化交际书籍,这类书主要是以汉语编写,也有少部分是英语编撰的。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当我们需要用外语把中国介绍给世界的时候,学生之前所灌输的都是英语语言文化,无法做到讲好中国故事。

所以学生们说起外国文化可以侃侃而谈,而说到自己的母国文化却面露难色,言不达意。这种窘境很大程度上源于我们的跨文化交际课程设置之初是以追求外语语言“至善至美”为目的。虽然跨文化交际课程设置明确表明“旨在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培养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但是我们的双脚常常急于跨入“他者文化”,而忘记携带我们自己的文化。中医文化传播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的培养须以“东西方故事”为共同原料教材,这样的跨文化交际才是双向流动的。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很多时候,有意无意,我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成了外国语言培训的一种手段和附庸,而非“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的媒介。目前跨文化交际课程存在的问题是:以传播中国文化为己任的我们,常常非常认真学习外国语言和文化,久而久之以为这些就是目的,所以跨文化交际需要我们讲出我们文化(中医文化)的时候,我们虽然可以做到发音地道,语法正确,但是内容空洞,有时甚至不知从何讲起。

所以,“虽然我国的各级各类外语教学指南文件中也有‘中国文化’‘中国情怀’的表述,但是这些提法缺乏理性光辉和思想深度”。学习跨文化交际技能的目的之一在于传播中国文化,但是“只有传播的信息到达受众,被受众接受,传播才有效果,没有效果的传播行为毫无意义”。如何让我们的传播有效果,需内容(我们的文化)和手段(外国语言)兼顾。所以,我们第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做好“查漏补缺”,把跨文化交际课堂上缺失的中国文化内容补上。

而以传播中医药文化为目的的跨文化交际则更为复杂。为了观察学生的中医药文化跨文化交际能力,笔者分别从学生的中医药文化翻译能力和中医药文化阐释能力两个维度来观察。就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可能出现的15个高频次中医名词术语的翻译和阐释情况,笔者对福建中医药大学中医专业学生展开了问卷调查。此次接受问卷调查的对象为福建中医药大学2019级中医“5+3”(已修过中医英语课程)和2020级中医“5+3”(还没有修过中医英语课程)的两个班的学生。笔者给2019级学生分发了61份问卷,2020级学生分发了65份问卷,被调查的学生首先就中医交流常见词汇用英语进行术语翻译,问卷也提出:如不能使用专业术语翻译的则可以用英语进行阐释性说明。问卷调查的目的旨在考察英语语言能力是否是中医文化跨文化交际的决定性因素。问卷设计了15个中医药文化交流的高频词汇如下:中医、中药、针灸、推拿、辨证论治、天人合一、五行、整体观、养生、经络、阴阳平衡、病未治、扶正祛邪、气血调和、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参考标准是《传统医学术语国际标准》(WHO International Standard Terminologies on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the Western Pacific Region 2007)和《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对照国际标准》(International Standard Chinese—English Nomenclature of Chinese Medicine 2008),以及具备了较高翻译专业技能的翻译老师。

笔者发现就中医名词术语的英语表达而言,2018级已经学习过中医专业英语课程的学生在翻译15个中医专业词汇的时候大都能够使用标准化的英语来表达中医名词术语。而2019级学生虽然在使用专业英语中医术语方面差强人意,但是他们可以使用已掌握的英语语言技能对某些中医词汇、概念进行扩展性描述,最终也能够达到“传达意思”的目的。众所周知,有些时候所知即束缚,不少2018级的学生为了使用标准化的英语中医名词术语,纠结某些字词,无法跳出标准化翻译的框架,不敢大胆尝试其他表达对其进行阐释说明。这似乎说明,在对外交际的过程中,语言能力固然重要,但不是决定性因素,而对于中医概念、中医原理、中医药文化等文化因素的掌握反而至关重要。我们常常以为决定我们进行跨文化交际的是我们的外语表达能力,其实不然。

掌握外语是跨文化交际的基础,但是过分纠缠外语能力的提高可能会让我们忽视或者没有精力去系统化的学习如何“表达”我们自己的文化。中医药文化跨文化交际的语言载体目前是国际社会比较流行的英语语言,但是缺失了中医药文化内涵的跨文化交际是没有灵魂的“自说自话”,追求外语语言至善至美以期达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也的确是一种形式大于内容的盲目举动。

我们相信如果让没有系统学习过中国文化的英语专业的学生去翻译,去阐释“儒、释、道”“仁义礼智信”“金木水火土”等文化概念,对他们而言并非易事。所以我们曾经以为“是中国人,就能懂中国文化,就能说清中国文化”的想法似乎有些自以为是,也有一厢情愿之嫌。文化“说得清,道得明”不是文化携带者天生就具备的能力,确呼是非后天系统的训练而不能具备也。再者,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确是不同思维、社会、哲学渊源而产生的不同文化。且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纷繁复杂,常贯穿古今,引经据典,而仅“经”“典”其数量之多如河汉之浩渺,其难度之大,亦不可小觑。文化体系之间固有的巨大差异性,及中国文化本来的复杂性更加阻碍了文化携带者“说得清,道得明”的进程。而所用交流语言非母语的现实,又使跨文化交际不能十分顺畅地进行。

三、建立中医药文化自信

无疑,相对于学生对目的语文化的掌握,他们所具备的中国文化阐释力和传播力相形见绌。这不得不使学者们对于现实问题和价值观问题产生担忧。因为“对现实中一些典型现象的批判性思考包括英语学习者与西方人交往时无法恰当地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有一部分大学生对英美文化的认同甚至超过了对母语文化的认同”。这样的问题不容忽视,否则我们会陷入被“文化殖民”的危险。“有些人言必称西方,奉西方说法为圭臬,拿西方价值标准来评判中国,似乎中国哪里都不如西方。这种妄自尊薄,动摇的是中国发展的精神支柱,消解的是中华民族的精气神”。肩负着传播中国文化重任的人才掌握了语言这门工具,可是这门技能只能做好把西方文化“运进来”的工作,无法做好把中国文化“搬出去”的任务。

一方面的原因是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天然联系,没有割裂了文化因素的纯粹语言,语言又必定为其文化代言。另一方面是看似和平的时代让我们误以为跨文化交际的领域也应该是一片祥和,从而让我们丧失了某种警惕性。一般说来,文化总是由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译介。长时间西方文化大量向我国输入,使我们产生了“卑微”的情结。长期浸淫在以他国文化为主旋律的跨文化交际的学习更不会让学生对本国文化产生自信。更不要说文化间的平等交流了。杨枫教授认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如果还是一味沉湎于西方的历史和文化而不能自醒和自拔,无异于心甘情愿地构建中国外语教育的转基因工程”。在这份问卷中当学生被问及“觉得自己能否胜任中医药文化的跨文化传播任务”时,88%的学生给出的回答是“不能”。可见做到文化自信仍然任重而道远。

中医药文化自信,想要做到“他信”,首先要做到“我信”。信应该做到两方面,一方面,是对中医疗效的信。另一方面是对中医药文化的“信”。很多学中医的人不信中医,不看中医。或者在面对西医的时候自我矮化。国内还存在着很多“中医无用论”的论调。自己都不信,怎么让别人信?针对这种情况,2019年12月的《人民日报》曾经5天连续发文为中医“正名”。“中医西医各有所长,各有侧重,没有必要分高低、论长短。”作为中国人,中医药文化的哲思和影响力贯穿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无论是在语言交际还是在非语言交际等层面都在实践着中医药文化的哲思。所以,我们要信中医,讲好“中医故事”,为“讲好中国故事”增添一抹绚丽的色彩。

结语

从跨文化交际的视角去考虑中医药文化的多样传播方式——既有语言学层面的翻译手段,又有阐释学框架下的阐释力量。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不应该拘泥于语言学层面的“尽善尽美”,而当务之急应该推崇文化阐释。因为其是更有广度、更加丰富、更为宽泛的深描述,而且更具备传播性能和交际功能。培养中医药专业学生的中医药文化跨文化交际意识,应该谨防跌入“外国语言和文化学习至上”的陷阱,我们首先要系统的学习中医药文化知识,树立中医药文化自信,才能抓住中国特色文化的“魂”,展开一幅绚丽的“中国故事”画卷。

参考文献:

- [1]肖锋. 中国古代文论读本:第一册(先秦两汉卷)[M].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202.
- [2]李清良. 中国阐释学[M].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8.
- [3]王宁. 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与翻译研究[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174.
- [4]海霞.“中医药文化”有了初步定义[N]. 中国中医药报,2005-8-25(1).
- [5]Eugen Wüster. Introducción a la Teoría General de la Terminología y a la lexicografía terminológica[M]. Barcelona: Institut Universitari de Lingüística Aplicada & Universidad Pompeu Fabra, 1979: 1.
- [6]杨枫. 外语教育国家意识的文化政治学阐释[J]. 当代外语研究,2020(6):1-2.
- [7]莫爱屏,冯建明. 新时期文化外译的模式变异与翻译策略选择[J]. 英语研究,2021(1):32-41.
- [8]从丛.“中国文化失语”:我国英语教学的缺陷[N]. 光明日报,2000-10-19(1).
- [9]周敏. 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融入中国文化的思考[J]. 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1,33(6):121-124.
- [10]Alptekin C. The question of culture: EFL teaching in non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J]. ELT Journal, 1984, 38(1):14-20.
- [11]马力. 中国人要有自信[N]. 人民日报,2014-9-4(4).
- [12]中西医并重,让古老瑰宝重焕光彩[N]. 人民日报,2019-12-2(5).

The Elucid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o Promote the Dissemination of TCM

WANG Xiao-yan, MEI Zhi-ling

(Fuji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uzhou Fujian 350122, China)

Abstract: The most important two ways of disseminat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culture are undoubtedly the transl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TCM elucidation among other multiple methods and ways. However, TCM translation is in no way equal to TCM elucidation which is not confined to the TCM discipline and academic field and is wider, richer, more vivid, and deeper in terms of its depicting competence. Thus, it is more of dissemination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o equip students majoring in TCM with the awareness and competence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we should be cautious of the assumption that “foreign language acquisition is the best solution”. Only the systematical and comprehensive acquisition of TCM knowledg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CM cultural confidence can make a success of dissemination of TCM culture in a wider range of world.

Key words: translation; TCM cultur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elucidation of TCM culture; cultural dissemination

(责任编辑:范新菊)